



甘肃小村庄震后即景：

# 村民舍身互救 体会国家强大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记者 李隽辉

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陈家村3社的遇难者中有3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这个村庄距离震中仅几公里之遥，是积石山6.2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25岁的村民丁小龙最先发现祖孙四人被埋在废墟下：一个奶奶，两个孙子，还有一个外孙，这3个孩子都只有几岁。当时，大人被压在炕的最外面，3个孩子被压在最里面的炕角，一个孩子是趴着的，另一个孩子是平躺的，还有一个孩子侧身。

当时，地震刚过去10分钟左右。丁小龙使劲大声喊祖孙四人的名字，没有回应。他就开始徒手刨，边刨边喊。

当时，丁小龙刚将同村的一个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余震不断，一个女人很难支撑。刚到家，丁小龙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的邻居的电话，因为他母亲一直不接电话，请丁小龙帮忙过去看看，他口中的母亲正是废墟下被埋的大人。丁小龙跑过去一看，“房子平了”。

## 零下十几摄氏度徒手挖人

12月18日23时59分，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时，窗户震动的声音最先传进来。丁小龙不知道是地震，还以为是猫在“跑酷”。他打开门确认，一眼看到房子塌了，“赶紧跑！”他大喊。柜子里的毛毯被晃下来，差点砸到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妻子马秀花吓蒙了，但她把孩子紧紧护在了怀里。跑出来后，才发现马秀花没穿鞋，婆婆又回去帮她拿了双鞋。

安置好母亲、妻子，丁小龙又把家里另外4位老人安置到院子空地的安全地带。4位老人分别是70多岁的爷爷奶奶，和90岁的大爷爷、大奶奶——他们是爷爷的哥哥、嫂嫂，没有子女，是村里的五保户。20多年前，父亲就开始照顾这两位老人，现在丁小龙担起了这份重任。

刚发现祖孙四人被埋的前几秒，丁小龙吓得不敢走路，呆了几秒，他才冲过去挖人。一个约1米长、40厘米宽的水泥板砸在了床上，房顶的木头也砸了下来，被压的人身上都是泥土和砖块。地震时，有的村民连衣服、鞋子都来不及穿，更别提拿出一些工具，只能用手刨。

一个人挖一片废墟，力量太过渺小。他跑到马路边喊：有人被压在下面了，快来帮忙！再折回垮塌的房子前，他的腿开始发软。19日00:15，不少人赶了过来，一起挖。时间就是生命，0:27，他开始给陈家村3社社长打电话寻求更多支援，3分钟后终于打通。

陈家村3社的00后村民苏学栋是从上一个救援现场赶到这里的，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在挖了，他和哥哥也加入进来。

地震时，苏学栋是被老婆推醒的。老婆抱着1岁多的孩子站在炕角，房子不摇了，他们就立马跑了出去，也没顾不上拿手机。哥哥就来喊苏学栋去救人，表哥表嫂的女儿被困在了房下。



12月22日，大河家镇受灾安置点，成片的救灾帐篷里住满了受灾的群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表哥家木头结构的房子坍塌严重，但正是这些木头让他们捡了条命。掉下来的木头支住了砖块和泥土，表哥和表嫂没有受伤，他们的女儿被一块不是很重的木板压住了，清理了木板上的泥土，抬走木板，孩子被救出来，经过检查，只受了轻伤。

然后，哥哥在群里看到了丁小龙的求救信息，就和苏学栋两人跑到300米之外去救人。

挖土、搬土、搬运木材……这片把祖孙四人埋在下面的废墟上，最多时有20多个人同时在救人。

## 救援队来之前，八成被埋村民已被救出

第一个被搜救出来的是大人。丁小龙回忆，大人被拉出来的时候，她的腿像麻花一样拧了起来，人已没了生命体征。

3个孩子在炕的最里面，救援时间比大人更长。第一个小孩的头最先露了出来，这也让他们更着急了。当天晚上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瓶装矿泉水都冻成了冰棍，很多人半夜跑出来衣服穿得少，手也冻僵了，增加了徒手挖人的难度。但人命关天，大家都很着急，距离大人被挖出来10多分钟后，第一个孩子被挖了出来，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马占山就是这时候赶过来救援的。之前，他刚救了一对母女。

“快来人，快来人。”地震后，马占山听到邻居家的小孩求救。他跑过去，看到孩子没穿衣服，邻居家的房子“平”得和地面差不多，小孩说，他的妈妈和姐姐被困在下面，后墙的砖和屋顶的木头掉下来了，压在了她们身上。

当时天漆黑，根本看不到人影。墙和掉下的房梁形成了一个斜坡，蹲下去能看到有个空隙，马占山就伸手去够

人。他先摸到了小孩的头，并摇了一下，头软得像左右摇摆的气球一样，这把马占山急坏了，一直喊：“你还好吗？”但一直没有回应。他便开始刨砖。但独木难支，他便在村里的群里寻求支援，又过来五六个人一起救援。

“确实是这个木头救了她的命。”马占山和弟弟把压在小孩身上的3块砖石挪开，把她拉了出来，小女孩开始大口大口喘气，嘴里还在滴水，还活着。马占山估计，“如果再晚两三分钟，可能就没了”。又过了一会儿，母亲也被救了出来，还活着。

马占山走出来，打开手机一看，还有人在求救，正是丁小龙，请大家救那被埋的一家4口。

马占山一赶到现场，就蹲下来开始挖。挖了一阵儿，余震来了。他便往家跑，去看两个孩子、妻子和父母，心里害怕“去得晚的话，看不到了”。好在他们没事。

那一晚上，余震不少。马占山的女儿惊吓过度，一地震，女儿就乱跑，好像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概念：跑。晚上睡着了，一边做梦，一边大喊大叫。

余震发生时，正在现场救援被埋的祖孙四人的苏学栋他们，赶紧退到一块空地上。他看到，一位正在救援的村民接到消息，说他的孩子受伤了，这位村民的眼睛当时就红了。然而，余震一过去，苏学栋他们就又回去挖人了。

余震不断，有的房子还在噼里啪啦地倒，没倒的墙也晃来晃去，随时有倒塌的风险。于是，两个村民推着墙，防止倒塌，其他人继续刨。

凌晨1点左右，四人的遗体都被找到了，都遇难了。

来不及悲伤，他们又跑到下一家救人。距离上一家300米的地方，还有人被困。地震时，这户人家的妻子和孩子跑出来了，丈夫没跑出来。他们刨了10

多分钟，把人从废墟里挖了出来。

12月19日凌晨2:30左右，陈家村3社的几名遇难者都被村民挖出来，并抬到了路边。一位村民说，专业救援队来之前，他们这里80%被埋在下面的人都被村民救出来了。

之后，他们跑到陈家村的其他社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他们去的时候，其他社的多名遇难者也已经被村民挖出来了。

地震后不久，救援队就进了村，这让马占山感受到了“中国速度”。越来越多的救援队和人民子弟兵来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救人、搭帐篷、搬物资……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马占山说：“不是遇难，不知道国家的强大。”

## 村里老人带孩子的情况不少

遇难的祖孙四人的亲属回来了。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平时，这些年轻人天南海北去哪里发展的都有，村里留下的老人和小孩很多。现在他们又从天南海北赶回来了。丁小龙说：“家都没了，哪还能上好班？”

丁小龙在当地的一家五金店上班，他不能离家太远。妻子和母亲在家里照顾4个老人和1个几个月的孩子，丁小龙得守着他们。他每月工资4000多元，每月花销至少3000元。家里一旦有事，就要拉外账。

去年，丁小龙结婚，包括彩礼一共花了35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借的。现在，他和外婆还掉了10多万元，还欠10多万元外债。

丁小龙的父亲在外地一家电子厂打工，一听到地震的消息，就要往回赶。丁小龙没让他回来，家里有他照顾。他告诉父亲：“你回来了，我们家收入就没有了。”

村里的房屋损坏严重。丁小龙家老



12月22日，大河家镇受灾安置点，8岁的马梦颖(左)和马俊丽一起看故事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房子的裂缝有七八厘米宽，新房的裂缝也有一两厘米宽，但新房上面的砖掉得多。他家的10余间房子是多年建起来的。其中，6间最老的房子已有二十五年，另外4间是19年前建的，两间最新的大房子是七八年前建的。

在一众损毁严重的房子里，马占山的房子算是特别的存在，他的房子还能住人。之前，修房子加上装修，他花了110多万元，他家的房子算得上村里的“豪宅”。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咋在房子上花了这么多钱。现在回想，马占山觉得这笔巨款像是给自己和家人“买了保险”。

马占山说，埋着祖孙四人的房子已经老化了，本来要修。但三年疫情，那家人没挣到什么钱，家底也逐渐被掏空，就没修。奶奶带着孩子们在老家，



12月22日，大河家镇陈家村安置点，6岁的苏雅婷在帐篷里玩手机，地震时落下的天花板将她的右脸颊擦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孩子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挣钱。

在丁小龙一家人的眼中，遇难的那位奶奶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平时，除了带孩子，有时候，她还会去别的地方给别人做饭挣钱。虽然两家住得很近，但丁小龙的妈妈上一次见到她还是几周前。

当地，老人留守在村里带孩子的情况并不鲜见。当地年轻人结婚早，生下孩子后，丈夫往往会外出务工挣钱，妻子和婆婆就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

马占山结婚也很早，今年刚30岁出头，孩子已经10岁了。他说，“我们都不知道孩子是怎么长大的，大都是父母照料。”

## “人现在好着，其他的慢慢来”

震后5天，丁小龙搬了4次“家”。

他们一家人先是住在一个靠墙的小帐篷里。当时，余震不断，他总担心墙会塌。后来，又搬到了一个空地上的大帐篷里，没有床，年事已高的老人冻得受不了。12月21日，有人给他们捐赠了一个活动板房，他们把板房安在自己家房子附近，方便从家里拿点御寒物资。

12月22日，村里空地上安装好了几百家活动板房。丁小龙看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时说，他们马上就要搬到那里。

丁小龙说，现在住的也行，吃的，缺的是老人和小孩用的东西。孩子需要尿不湿，老人最缺的是药，他的奶奶有脑梗塞，不能断药；爷爷的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高血压等问题，也需要药，“这些物资紧缺”。

食物很充足，但水果很稀缺。12月22日，马占山从店里搬了很多箱水果，送到村里的安置点，送给乡亲们吃。

马占山与另外10位合伙人在当地开了5家店，其中3个菜店、两个水果店。地震后，他们将店铺简单整理了一下，已经扔掉了11桶损坏的物资，很多是调料品，几家店损失上百万元。

12月22日晚，丁小龙的眼睛依然布满血丝。震后前两天，他一直睡不着。刚睡着，余震就来，地震当天的救援场景也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也不敢走旁边那条小路，尤其是晚上。震后第三天，他终于睡了一个整觉。

各种各样的救援物资正在不断运往灾区。

村里的安置房已经搭好了。12月21日，陈家村的安置点多了一个帐篷，专门用于在里面做震后心理援助等，马占山把女儿送过去了。当天晚上，女儿就不说梦话了，也不大喊大叫了。

谈到下一步打算，马占山说，“人现在好着，其他的慢慢来。”

## 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持续优化

# 为民企撑好知识产权“保护伞”

企业核心力的源泉。

## 发明专利授权驶上“高速路”

申请知识产权的“速度”，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一道催化剂。

“近两年发明专利的审批速度越来越快。”李向军告诉记者，前不久，公司一项核心发明专利计划在澳门上市，原本新药研发从受理、初审到专利授权要经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在河北专利局的支持下，企业通过快速预审通道递交专利，仅在3个月内就拿到了该发明的授权通知书，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三。

“正是得益于政府的快速办理，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李向军说，加速授权不仅使民营企业获得相对较长的专利保护期限，也极大推动了企业的研发创新热情，增强了“出海”信心。

以岭药业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李向军介绍说，企业以发明专利为主、外观设计专利为辅的申请布局，通过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以专利、商标、中药保护等为主体的多重保护网络。截至目前，以岭药业及子公司已申请国内专利1270项，获得授权738项，外国授权专利107项。

同样的“申请速度”也发生在天津市的专利审查过程中。“真的是太快了。”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伟

业”）董事长戴林对“天津速度”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天地伟业是一家主要从事智能安防软硬件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受益于天津市专利审查周期缩短和快速预审服务的完善，公司一项核心发明专利仅44天就收到了授权通知书，一项重点新产品外观设计专利仅1天就得到授权。

“之前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需要二三年，外观专利也需要半年到1年。”该公司知识产权部总监崔璨表示，审查周期的缩短不仅鼓舞了技术研发人员的创新热情，也进一步增强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吴挺表示，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天津代办处的纸质专利申请受理压缩到1个工作日，专利费用减缴备案审核时间压缩到5个工作日，专利代办32项业务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

## 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潜力

知识产权不仅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也为民营企业发展破冰除障。

走进北京眼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眼科科技”），门口处悬挂的一排排专利授权证书吸引了记者的眼球。原来，北京眼科科技是第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首家总部落户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企业，在生物识别领域积累了一定优势。

该公司首席战略官王姝琦告诉记者，发明专利数量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体现，也是民营企业在行业内“走得快”的关键。北京眼科科技利用旗下某核心专利组合进行知识产权转化，公司已增加营收1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创收近百亿元。

她坦言，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令王姝琦感触颇深的是，政府提供的专利申请减免与贴息补助，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不断加强市场化应用”。

对此，雄安新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局长牛爱国表示，雄安新区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优化营商环境和营商环境的重要促进作用，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布局，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知识产权力量。

据了解，河北省利用多种形式拓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截至今年9月，全省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116.15亿元，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天津通过建设知识产权金融公共服务平台，目前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储备达到20亿元；北京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引导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北京服务机构落户天津，推动三地转移转化工作发展。

政府提供的知识产权指导培训，让天地伟业真切感受到政策的温暖。崔璨告诉

记者，2019年，公司产品在出海过程中发现品牌商标“Tiandy”在当地被抢注。而他们缺乏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和资金，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得知消息后，为他们展开了系统、全面的培训指导，最终该侵权商标被当地商标局注销，“避免了近千万的损失”。

事实上，近年来，天津市一直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吴挺表示，天津通过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先后建成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创新主体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维权、知识产权导航等优质服务。

## 京津冀联动专利开放许可试点

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不断取得进展，但也有许多难点、堵点需要进一步攻克。

北京五和博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和博澳”）成立于2011年，专注于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壁垒的原创新药。截至目前，该公司共申请专利110余项，已授权发明专利近50项。该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监蒋玲敏告诉记者，行业内既精通法律，又了解知识产权，还懂药物研发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王姝琦也关注到人才缺口的问题。她对记者说，有些高端人才愿意选择资产实力雄厚的国企和大型民企，“作为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悦 记者 宁迪

“古代的战场需要排兵布阵，如今的市场竞争亦离不开专利布局。”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研究院副院长李向军一边指着墙上的专利成果，一边说道。环顾以岭药业的展示大厅，企业取得突破性技术成果的过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近日，记者随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助力京津冀优化营商环境和营商环境”新闻发布地方行活动，深入走访京津冀多家民营企业，探寻知识产权助力企业成长背后的故事。

在采访中，医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内的多家民营企业展示了近年来取得的专利成果。“公司已申请国内专利1270项”“专利总计482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近60%”“申请专利已达110余项，授权近50件”……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数字，展现了我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水平上的突破与发展。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民营企业创新的保障，更是

中小民营企业，我们所吸纳的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懂国际知识产权审核的人员有限”。

除了人才问题，王姝琦认为，以她所在的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因其底层技术在持续升级，覆盖的产品种类也在不断拓展，技术背后往往需要更丰富的知识产权生态参与，但现在各家企业的长板业务趋同，短板相似，容易走向同质化竞争。

“专利申请应该在行业内形成一个生态树”。王姝琦呼吁，企业间应加强合作，共同打造知识产权上下游生态链，以开放的心态拥抱知识产权合作。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加强民营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间的合作，建立知识产权联盟，共同提升国家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响应、快速行动，促进创新要素在京津冀自由合理流动。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梁心新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京津冀三地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在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企业之间搭建促进专利转化运用的“鹊桥”，现已实现5300余项专利开放许可数据在三地共享。

事实上，为了让知识产权成果惠及更多企业，更好地支撑创新发展，京津冀一直在持续发力。

在加强京津冀知识产权发展联盟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市开展了13场三地知识产权重点企业“一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活动；河北深入开展“专利转化燕赵行”等特色活动，促进京津冀专利技术在河北转化1139次，河北专利技术在京津转化793次；天津市高度重视专利转化运用，建成天津市知识产权生态园和专利交易平台。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技术创新”。蒋玲敏说，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的含金量，企业下一步将会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勇于突破核心技术难题，为经济发展添砖加瓦。